

嘯亭雜錄

清禮親王昭棟著

第三冊

進步書局校印

嘯亭雜錄
PDG

嘯亭雜錄卷之八

清 汲修主人著

內務府定制

自古宮禁。服御飲食燕好。必須有專司之者。惟周禮分設各官。統屬冢宰。所以合宮府為一體。其制實為良美。後世人主。皆委宦寺掌之。故閹人得以專擅。因之越俎犯章。干預國柄。皆因督御僕夫。不得其人故也。我朝龍興之初。初立內務府。以往昔之舊僕。專司其事。入關後。復以明三十二衛人附麗之。凡內廷之會計。服御物飾。宮御武備等。皆統屬於內務府大臣。紀綱嚴肅。與周制統屬於冢宰之制相符。其閹人寺宦。則惟使之供給洒掃之役。毋得任事。將漢唐宋明歷代諸弊政。一旦廓而清之。其法度之精詳。規模之宏遠。尤為超越千古矣。其職掌廣儲司。凡庫有六。曰銀庫。曰緞疋。曰衣庫。曰茶庫。曰皮庫。曰瓷器庫。各有專司。惟茶庫兼收人參。為六庫中之最要。初名御用監。順治十八年。改設專司焉。其初本府進項不敷用時。檄取戶部庫銀。以為接濟。乾隆中。上親為裁定。汰去冗費若干。歲支用六十餘萬兩。其後歲為盈積。反充外府之用。較諸明代。每勒取金花銀兩。徒充閹人之囊橐者。真不啻霄壤。

之別也。會計司掌領皇莊田畝諸事。田地各有等第。盛京莊八十有四。一等莊三十五。二等莊十。三等莊八。四等莊三十四。山海關外莊二百十有一。一等莊六十六。二等莊四。三等莊二十。四等莊百二十一。喜峯口古北口外莊百三十八。均一等。歸化城莊十有三。畿輔莊三百二十有二。一等莊五十七。二等莊十有六。三等三十八。四等二百十有一。半莊七十一。每莊設莊長一人。瓜田菜園置長亦如之。莊賦共地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有奇。賦糧九萬三千四百四十石。菽二千二百二十五石。芻八萬一千九百四十束各有奇。凡編比壯丁每三年一次。盛京及關外口外各莊。由總管將軍都統等畿輔。由府委官。各具冊於府。由府彙冊奏聞。凡皇子分封各按爵秩。給以莊地人丁。公主郡主贈嫁亦如之。選宮女於內府。三旗佐領內管領下女子。年十三以上者。造冊送府。奏交宮殿監督領侍等引。見入選者留宮。餘令其父母擇配。其留宮之女。至二十五歲遣還擇配。凡收錄內監。由禮部冊列姓名籍貫移府。總管太監察其來由無異。乃委年老內監一人驗實具奏。候旨分撥。年老者聽其回籍為民。凡支領內監月費。執事人匠役餼廩。皆隸之掌儀司。凡饗奉先殿之禮。於大內景運門之東。建奉先殿。朔望瞻拜。時節薦新。生忌祭享。

出入啟告。以展孝思。前殿後殿均九間。中為穿堂以聯。前後續以周垣。供奉

列聖。列后神牌。凡朔望。萬壽聖節。元正冬日。及國有大慶。均恭奉。列聖神牌。

前殿祭饗禮成。還御。後殿寢室。其禮儀祭器。一如太廟之制。惟不設牲俎。不

行飲福受胙禮。王公不陪祭。其樂名貽平。致平。數平。紹平。光平。義平。諸名。異於太

廟之奏。其遣官行禮。亦與太廟儀同。凡遇列聖。列后諸聖誕忌辰。及元宵

清明。中元。霜降。歲除等日。於後殿行禮。神位前設有盞酒。脯果。實焉。壽皇殿

尊奉仁皇帝。憲皇帝。純皇帝御容。凡遇聖誕及忌辰。皇上躬率諸皇

子及近支王展謁行禮。其歲時奠獻。一如事生儀。凡燕外藩之禮。歲除及正月十五

日。賜外藩蒙古宴。奏請欽命進酒大臣內管領備筵九十席。宴於保和殿。及

正大光明殿。屆時鴻臚寺理藩院引蒙古王公台吉入領侍衛內大臣。序王公班

次。八旗一二品武職亦預焉。皇上陞殿。奏隆平之章。蒙古王公武大臣各就席。行

一叩禮。座尚茶。正升通。御筵降迺進茶。丹陛清樂作。奏海宇昇平之章。尚茶。正

率侍衛等舉茶案。由中道進至檐下。正中北嚮。跪注茶於碗。進茶大臣奉茶入中門。羣

臣皆就本位跪進茶。大臣由中陞升至御前進茶。退立於西。上飲茶。與宴之臣

僚咸行一叩禮。進茶。大臣跪受茶碗。由右陞降出中門。衆皆坐。侍衛等分賜與宴。臣僚茶皆於本位一叩。飲畢復行一叩禮。尚茶正徹。茶案退。樂止。展席幕。乃進酒。如進茶儀。進酒。大臣出尚膳正。率尚膳進膳。殿廷清樂奏萬象清寧之章。尚膳正奉旨分賜食品於各席。遍樂止。奏慶隆舞。揚烈舞。儀見後卷以次畢。殿內奏喜起舞畢。上簡召王公大臣賜酒。羣臣咸跪受一叩。卒飲。朝鮮國俳進百伎並作退。尚膳正升徹。御筵降。與宴之王公大臣等謝宴。行一跪三叩禮。丹陛大樂作奏治平之章。皇上還宮。鴻臚寺理藩院引外藩及百官以次退。皇子成婚。公主下嫁。設宴其邸。與內廷宴同。凡皇子婚禮。先期移文欽天監。諷吉以聞。乃命夫婦偕老之大臣傳制曰。以某官女某氏作配。皇幾子為福晉。福晉父率闔族謝。恩。行三跪九叩禮。擇吉簡內大臣侍衛隨。皇子詣福晉家行定親禮。福晉父率闔族綵服迎於大門外。延皇子入至正寢。於福晉父母前行三叩禮畢。皇子回宮。福晉父率族人送大門外。諷吉行納采禮。以內務府大臣宮殿監督領侍充使及門。福晉父迎入中堂謝。恩。行三跪九叩禮。與宴大臣陪福晉父及族人之在官者。宴於中堂。內務府命婦女官同陪女眷。宴於內室畢。內務府大臣暨宮殿監督領侍回朝復命。成

婚先一日。皇子於皇上。皇后前行禮。福晉母率諸婦至。皇子所居宮中設牀帳粧奩。工部於宮門及皇子所居宮。皆懸綠。居吉時於皇子宫設錦褥二。東西嚮設酒饌案於前。置兩爵兩盞於案。請皇子西面。福晉東面。相嚮行兩拜禮。各就坐。執事者執金瓶。女官以盞酌酒。合和以進。皇子與福晉皆飲。乃進饌。酒饌三行。皇子與福晉皆起。仍行兩拜禮。徹饌案。次日。皇子偕福晉朝見皇上。皇后。女宮二人引皇子居左稍前。行三跪九叩禮。福晉居右稍後。行六肅三跪三叩禮。公主下嫁亦如之。王公之女奉旨授為和碩公主。郡主。暨宗女撫養中宮者。其下嫁之禮。各視爵秩以別差等。筵宴會禮部辦理。其進時憲書進春牛。皆如禮部儀。凡妃嬪大事。皆會禮工二部按例遵行。都虞司掌內府兵衛等事。凡訓練內府護軍驍騎。歲以春秋二季。由該管官督率操演。各賞罰有差。凡宿衛大內護軍統領宿神武門內。掌順貞門鑰。其大內後複道中。皆內務府護軍直宿。其直宿西華門北者。合護軍驍騎步軍。及三旗服役人。鑾儀衛校尉別立班次。曰防範兵。專司戒火。凡皇后內廷主位出入。以內務府總管。或散秩大臣一人。司官八人。內府護軍統領一人。護軍參領四人。護軍校十人。率護衛豹尾班執鎗者十人。佩儀刀。

者十人。翊衛護軍百人。導引扈從。皇子福晉出入。遞減騎從。凡畿輔行宮京東七處。京西四處。京北六處。口外十三處。各設千總若干人。分隸湯山盤山黃新莊熱河各總管管轄。凡捕牲烏喇官弁亦隸屬焉。慎刑司專理太監蘇拉等詞訟。凡審讞內府所屬人犯罪在杖一百以下者。本司依律議結。杖以上者。皆移送刑部定擬。如事干宮禁者。請旨鞫問。凡內監私逃。按其次數分別自首被獲。治以枷杖之罪。營造司。凡匠役均有定額。內府所屬人在官執藝者。於佐領管領下選取招募。民匠於工部咨取。又設司匠領催以督率之。缺則取補。情則革除。凡修造紫禁城內工程。小修大修。建造皆會工部。大內繕完由內監匠人。皇城牆垣有應修理者。奏交工部。均由欽天監諏吉興工。慶豐司。凡牧所定額設內三圈於西華門外。養扇牛十有二。牯牛六。牡牛三。青牛一。乳牛無定數。設三外圈於南苑。設羊六圈於豐臺。設牛羊羣牧於張家口外。各牧所牛羊均由該管官烙印。凡典牧。凡設廐長廐副若干人。廐丁司菽等夫。以遞增減。口外牧羣設總管一人。副管二人。牛羊羣協領牧長牧副牧丁若干人。隸張家口外總管管轄。大凌河牛羣隸盛京將軍管轄。凡郊廟祭祀皆用廐牛馬。凡出牧歲以三月十五日。後四月初一日前。均於南苑。

寬閑豐草之處牧放。停止芻菽。以九月二十日後十月初五日前。各歸原園飼養。凡勸懲內外各園。視牛犢斃損之多寡。以別功過。游牧諸羣。每三牛。三年孳生一犢。三羊。三年孳生二羔。於定數內缺少者治罪。定數外孳生者。由該總管奏聞。上駟院。凡園牧設內廐於皇城。外廐於南苑。設牧羣於盛京及張家口外。以畜馬。蕃庶籍其數而頒之。凡出牧。懲勸稽查。與慶豐司牛羊同。凡供直馬。以內廐御馬四。齊其毛具鞍轡。立院門外。行幸駐蹕。以御馬六。立圈門右如之。凡遇車駕巡幸。日以十馬備上。乘御。由內院大臣奏請於御馬內。簡其尤良者。以從其需用。駕車馬。公馬及橐駝之數。附疏以聞。其扈蹕之各執事官役。內監所乘之馬。由所司行院如數。以公馬撥給。凡調馬歲春秋二祭。禱馬於神。繫帛於御馬鬣尾。以爲識。凡三十匹。附養四色馬四十匹。令祭堂子率以十匹詣神前受釐。繫絲帛亦如之。奉宸院掌御園亭河道。南苑西山稻田諸事。凡網戶沙河二十六人。霸州四十六人。江南六人。歲給銀米有差。其河道應通濟者。知會工部修理。凡稻田玉泉山十有五五頃。供上方玉食餘田三十餘頃。皆徵租賦。御河三海諸處。歲各有蓮藕之租。均量地薄征。以供內庭蒔植花卉之用。武備院掌上甲冑弓矢兵仗及鞍轡行

帳諸事。凡御蓋 皇上御殿設繡蓋 巡幸園薄。設黃羅銷金九龍三檐曲柄華蓋。凡設褥 上春又用黑貂。夏秋用黃龍綺。均於換季日更易。凡兵仗皆由院敬謹修造。御用弓矢皆選 盛京之良牯砮石成造。凡採辦物料。歲支崇文門稅務銀千兩。交各省敬謹採辦。以上皆內府之所專司。若內務府大臣得人。則官府之禁暴嚴紀網整肅。實為超軼漢唐諸制多矣。

堂子

國家起自遼瀋。有設竿祭 天之禮。又總祀社稷諸 神祇於靜室。名曰 堂子。實與古明堂會祀羣神之制相符。猶沿古禮也。既定鼎中原。建 堂子於長安左門外。建祭 神殿於正中。卽彙祀諸 神祇者。南向前為拜 天圓殿。殿南正中設 大內致祭立杆石座次。稍後兩翼分設各六行。行各六重。第一重為諸 皇子致祭立杆石座。諸王貝勒公等各依次序列。均北向東南。建 上神殿南向。相傳為祀明將 鄧子龍位。蓋子龍與 太祖有舊誼。故附祀之。歲正朔 皇上率宗室王公滿一品文武官詣 堂子行拜 天禮。凡立杆祭神於 堂子之禮。歲以春季秋月朔日舉行。祭日懸黃幡。繫采繩。綴五色繒百縷。楮帛二十有七。備陳香鐙。司俎官於 大

內恭請 神位。由 坤甯宮以綵亭舁出。行中路至 堂子安奉。於祭 神殿內東

向。陳糕餌九盤。酒琖三。圓殿陳糕餌三。酒琖一。楮帛如數。司俎官以贊祀致辭。行

禮。大內致祭後。越日為馬祭。神於堂子如儀。凡月祭孟春上旬三日。餘月朔日。

大內遣司俎官率 堂子官吏於 圓殿奠獻糕酒。行禮如儀。是日內管領一人

於 上神殿獻糕酒楮帛。親郡王各遣護衛一人。於 上神殿獻楮帛。凡浴佛之禮。

歲以孟夏上旬八日。司俎官率執事人等。自 大內請佛至 堂子祭 神殿陳香

銍獻糕酒。王公各遣人獻糕。執事設盥盤贊祀二人。浴佛畢。六酌獻三。致禱如儀。是

日 大內及軍民人等。不祈禱。不祭神。禁屠宰。不理刑名。凡出師展拜 堂子之禮。

皇上親征。如仁皇帝征噶爾丹事 諏吉起行。內府官預設 御拜褥於 圓殿外。及內門外

御營。黃龍大纛前。兵部陳螺角。鑾儀衛陳鹵簿。均如儀。皇上先詣 圓殿。次詣

纛前。均行三跪九叩禮。六軍凱旋。皇上入都門。先詣 堂子行禮。命將出師。

皇上率大將軍及隨征將士。詣 堂子行禮。儀均與 親征同。凱旋日詣 堂子行

告成禮。均與古之禡祠告功明堂之禮相同。實 國家祈禱之處。百神之所佑庇

與商周之制。若合符節。所以綿億萬載之基也。

額經略

額經略

爾登保

吉林人。少以侍衛從福文襄王征臺灣。廓爾喀苗疆諸部落有功。存

至護軍統領。楚苗之役。公受瘴得疾。時福文襄和宣勇相繼卒。亦有傳公已故者。其

家已為之設位祭。久之始知其訛。嘉慶己未冬授經略。督辦三省教匪。公雖武人為

富尚書

德

甥。故夙知兵法。待下過嚴厲。然遇有功者必親為撫視。又延胡學士

必顯

為幕客。凡出師皆請其參酌。故每戰必勝。賊皆畏懼。聞慶總憲

溥言

公行師川楚時

如數日不遇賊。則抑鬱不樂。鞭撻士卒不已。聞擊鼓聲。即踴躍據鞍。指揮三軍。欣然

從事。及凱師歸。公必命烹肥羊呼眾將士至。邀與同食。公親持刀為之割削。視諸將

如骨肉。言語質朴。如違其制。則當廷謾罵。初不少貸。一日游總兵

雲棟

違公節制至

敗衄。公罵之曰。汝何畜產。乃敢違乃公令。以致敗辱。如楊遇春小兒。斷不致若此時

楊方在坐。而公初不顧忌其真率也。若此。故人皆為之用命。甲子春歸朝。任御前

大臣。余於朝廊遇之。高不逾中人。性和霽。初不意其勇烈若此也。乙丑秋病篤時。

上遣莊親王往視。王嘉其勲績。公瞪目曰。吾有何功可計。殊愧死矣。其謙冲又如此。

然性好殺戮。擒賊至。無論老稚。盡皆殲滅。嘗曰。毋留此賊種。致他日更生事變也。故

卒無嗣。人皆為之惜云。

札克塔爾

札克塔爾。金川番部人。其父某為索諾木所殺。故公自弱冠投誠。因秘獻入番捷徑。阿文成公得以進兵成功。純皇帝念其幼稚。命近臣撫視之。後海至護軍統領。公雖外夷。性敏捷。川楚之役。公每膺師旅。未嘗敗。北軍中敬畏之。呼曰苗張。無敢撓其鋒者。丙寅秋。瓦柴關兵變。公首趨赴。時西安駐防兵已為賊冲潰。勢甚猖獗。公怒馬獨出。手殺數賊。賊有識之者。詫曰。苗張至矣。因皆奔潰。楊時齋提督繼至。為之撫慰。賊皆棄甲請降。是役往返不踰二十日。皆二公之功也。壬申春。病卒於邸。上悼惜之。賜金幣。令人董其喪焉。

西山活佛

乾隆乙巳丙午間。有順義民婦張李氏。善醫術。兼工符籙。祈禱之事。病者服其藥。輒瘥。又有宦家婦女。為之延譽。爭建西山三教庵。西峯寺。與之居。虔為供奉。號為西山老佛。後燒香者既眾。男婦雜沓。頗有桑間濮上之疑。為有司所懲治。將張李氏伏法。其風始熄云。

法和尚

乾隆中有法和尚者。居城東某寺。勢甚薰赫。所結交皆王公貴客。於寺中設賭局。誘富室子弟聚博。又私蓄諸女伎。日夜淫縱。其富踰王侯。人莫敢撓。果毅公阿里哀惡其壞法。乃令番役陰夜踰垣擒之。盡獲其不法諸狀。阿恐獄緩。為之緩頰者眾。乃遍集諸寺僧寮。立斃杖下。踰時要津之托始至。已無及矣。人爭快之。至於市井間。繪圖鬻之。久之未已也。

阿里瑪

國初有驍將阿里瑪者。能自握其髮足縣於地。又能舉盛京寶勝寺之石獅。重踰千斤。戰功甚鉅。入京後所為多不法。章皇帝欲置於法。恐其難制。有巴圖魯占者。其勇亞於阿。因命其擒之。占至阿邸。故與之語。猝握其指。阿怒以手拂占。擲於庭外。數十武因數之曰。汝何等人。乃敢與吾鬪。勇耶。占以上命告。阿笑曰。好男兒。安惜死為。何須用紿計也。因受縛坐車中。赴市曹。至宣武門。阿曰。死則死耳。余滿洲人。終不使漢兒見之。誅於門內可也。因以足絰城門甕洞間。車不能行。行刑者從其語。阿延頸受戮。其頸脉如鐵。刀不能下。阿自命占以刀割其筋。然後伏法。亦一奇男子也。

三焦

醫家載十二經之脉。其所言手少陽三焦者。人莫能指其定處。諸醫家或分上中下三俞為三焦。以敷衍之。然六陽經絡皆為六腑之所繫。故命為陽。未可統指。背俞謾無定所。蓋三焦男子藏精之處為腎。臟之外腑。腎賦形有二。故膀胱三焦分為其腑。即命門之關鍵也。或有被磔刑者。見其膀胱後別有白膜已裹精液。此即三焦之謂也。世之盲醫不察。而妄相指擬。致使十二經之名。殊缺其一。亦古今行醫者之所宜曉也。

秦腔

自隋時以龜茲樂入於燕曲。致使古音湮失。而番樂橫行。故琵琶樂器為今樂之祖。蓋其四絃。能統攝二十八調也。今崑腔北曲。即其遺音。南曲雖未知其始。蓋即小詞之濫觴。是以崑曲雖繁音促節居多。然其音調猶餘古之遺意。惟弋腔不知起於何時。其鏡鉞喧聞。唱口囂雜。實難供雅人之耳目。近日有秦腔。宜黃腔。亂彈諸曲名。其詞淫褻猥鄙。皆街談巷議之語。易入市人之耳。又其音靡靡可聽。有時可以節憂。故趨附日眾。雖屢經明旨禁之。而其調終不能止。亦一時習尚然也。

王樹勳

王樹勳江都人。其父某曾任微職。樹勳幼入京應試不售。乃於廣慧寺為僧。法名明心。性聰悟。剽竊佛氏絮語。以為直通圓覺。又假扶乩卜筮諸異術。京師士大夫多崇信之。樹勳以重賄賂諸人之闇者。故多探刺其陰私事。而揚言於外。故人愈尊奉之。蔣予蒲龐士冠等。以詞垣名流。甘列弟子之位。其餘達官顯宦。為其門人者無算。朱文正公。正人也。亦與之談晤。其他可知矣。為和相所訪拏。樹勳復以重賄賂司員吉倫為之袒護。因未減其罪。勒令還俗而已。樹勳後游蕩江湖間。時值川楚教匪倡亂。松相公筠時督師湖北。樹勳仗策軍門。松公故喜佛法。樹勳投其意指。公大賞鑒。因命易裝為道士。入某寨中說賊降。公大悅。獎以七品官銜。樹勳復從軍數載。精功至襄陽太守。嘗入都引見。刑部尚書金光悌。貪吏也。因其子病劇。延樹勳醫治。樹勳怵以禍福。光悌至。長跪請命。人聞傳為笑談。為御史石公承藻登諸白簡。上下其章。訊之得實。上獎之曰。真御史也。因褫樹勳職。遣戍黑龍江。光悌以先物故得免置議。蔣予蒲宋鏐等黜降有差。夫樹勳以一浮蕩僧人。乃敢以口舌干請諸大僚。為之薦引。致身二千石之貴。其雖遭遣戍。謫死窮荒。不無厚幸。諸名士以翰墨名流。而

甘為縑衣弟子。以至遭其笞撻之辱。亦可謂斯文掃地矣。

畫眉楊

京師有善作口伎者。能為百鳥之語。其效畫眉尤酷似。故人皆以畫眉楊呼之。余嘗見其作鸚鵡呼茶聲。宛如嬌女。窺窗又聞其作鸞鳳翱翔。憂憂和鳴。如聞在天際者。至於午夜寒鷄。孤牀蟋蟀。無不酷似。一日作黃鳥聲。如覲睨於綠樹濃陰中。韓孝廉^崧觸其思鄉之感。因之落涕。亦可知其伎矣。

魏長生

魏長生。四川金堂人。行三。秦腔之花旦也。甲午夏入都。年已逾三旬外。時京中盛行弋腔。諸士大夫厭其器雜。殊乏聲色之娛。長生因之變為秦腔。辭雖鄙猥。然其繁音促節。嗚嗚動人。兼之演諸淫褻之狀。皆人所罕見者。故名動京師。凡王公貴位。以至詞垣粉署。無不傾擲纏頭數千百。一時不得識交魏三者。無以為人。其徒陳銀官復髻齡韶秀。當時有青出於藍之譽。長生既蓄厚貲。乃抽身歸里。陳遂繼其師業。當時百官殷富。習俗奢靡。故二子得以媚取。為和相所覺察。因荷校銀官於緹帥署前。以辱之。為緩頰者。皆譎貶有差。乃逐陳銀歸川中。其風稍息。銀官不知所終。嘉慶辛酉。

長生復入都。其所蓄已蕩盡。年逾知命。猶復當場賣笑。人以其名重。故多交結之。然婆娑一老娘。無復當日之姿媚矣。壬戌送春日。卒於旅邸。貧無以殮。受其惠者。為董其氏。始得歸柩於里。長生雖優伶。頗有俠氣。庚子南城火災。形家言。西南有劍氣。冲擊長生。因建文昌祠以厭勝。又納蘭太傅孫成安者。初與其狎昵。後遇事遣戍歸。貧無以立。長生嘗贈卹之。亦其難能也。

茅麓山

茅麓山在鄱陽界。毗連三省。廣數千里。明末時。流賊餘黨郝搖旗等竄入其中。復有明疏宗某郝等崇奉為主。恃險假息。康熙初。命圖文襄公海為督師。同川督李公國英護軍統領穆公哩瑪率三省兵會剿。諸將皆於層巖陡壁間。草衣卉服。攀援荆葛而進。逾年始蕩平其巢穴。故今京師中諺語。有其事險難者。則曰。又上茅麓山耶。則當日之形勢可知矣。

煙蘭小譜

自魏長生以秦腔首倡於京都。其繼之者如雲。有王湘雲者。湖北沔陽人。善秦腔。貌疎秀。為士大夫所賞識。有宗臣某。嘗拆其園中樓閣。為其償逋債。湘雲性幽謔。善繪